

## 中庸直道

忠恕學院經典小組 整編

(接上期)

## 【記要】

子路姓仲名由，字子路，又字季路，山東卞人，是孔子弟子中年紀最長的一位，只小孔子九歲，他的個性剛猛直爽，很有勇氣，曾任衛國的大夫，事奉雙親至孝，曾千里負米，一時傳為美談，後也更將他列為二十四孝之一。也是孔子親自點選的「十哲」之一，在政事上有很傑出的表現。

有關子路的生平事跡：在孟子公孫丑篇的子路章有這麼一段記載，孟子曰：「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。」一般人對於自己的缺點都是盡量的掩飾，更不願給別人「吐糟」。但子路正好相反，只要有人指出他的過失，他都會欣然接受，而且很喜歡有這麼一位能諫諍的好友，可見他很有雅量，而且肚量也很大。在《論語公冶長篇》有這麼一段記載：子路曰：「願車馬、衣輕裘、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他願意將自己所有的車子、和皮衣等與朋友們共同分享，就算被用壞了也不會感到遺憾。子路的智慧更是無與倫比，論斷訴訟案件就像神在辦案一樣。在《論語顏淵篇》中，孔夫子讚譽他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。」子路無宿諾。足見子路是非分明，公心一片，只要短短的幾句話，就可以讓訴訟的雙方都信服，接受他的裁判，且他也很守信用，能把握當下，不敢輕易作隔天的承諾。子路更是一位積極力行的人，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唯恐有聞。」（公冶長）對於夫子所教導的事一定身體力行，如果有未能實行的時候，他會很害怕又聽到新的教誨，可見他是一位真修實煉的人。

子路的優點雖然很多，但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？」他的過失在於太好勇鬥狠，而顯得有些魯莽。孔夫子也曾提醒他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（公冶長）孔夫子自認是個很好勇的人，但子路卻比他還好勇，遇到困難時往往不知該如何作決定。

有一天，一些學生隨侍在孔夫子身邊，夫子細細的打量每一個人，只見大家的表象都很祥和很穩重，唯獨子路所顯現的樣子是「行行如也」，也就是子路的氣色顯得太過剛強，恐將遭不測。夫子不得已嘆了一口氣說：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（先進）夫子由子路的外貌和氣象，斷定他將死於非命。果然，在子路晚年出仕衛國蒲邑大夫時，衛國不幸發生叛亂，就在這次的內亂中，子路被亂刀斬成肉醬，臨死前發現帽子帶子斷了，還勉強撐起身子將帶子結好，扶正帽子，端正儀容才斷氣。孔夫子聽到子路慘死，不禁老淚縱橫，痛哭失聲，莫非這也是因果使然？但夫子早就已經看出端倪，就是子路太剛強了，太剛強則容易折斷，做人太剛強也容易得罪人，甚致樹敵太多，終將引來殺身之禍。瞭解子路的個性和背景後，再來看他所提出的問題，和孔夫子的回答，就更能瞭解夫子的循循善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。

「強」有健壯的意思，在《禮記曲禮中》有這麼一句話，「四十曰強，而仕」。一個男人長到四十歲，在身心方面都已非常健康成熟，可以出來擔任公職，為民服務，孔夫子也曾說過，他「四十而不惑」，年紀到了四十歲時，除了身體的強健外，智慧也大開了，對任何事情都沒什麼疑惑。所以強對個人而言，應是指身體健康強壯，心理健全，智慧具足。

孔夫子真是個「萬世師表」，對學生的發問，不但重視，更能循循善誘，讓他們對問題的瞭解能夠更深入，層面能夠更廣闊。子路只是問個「強」，夫子便引導他說，是南方人的「強」呢？還是北方人的「強」呢？還是你自己認為的「強」呢？一時間，將思維的模式推演開來，讓我們對問題的探討，能夠從多方面契入。

我國的地理位置處於亞洲的中心地帶，東臨太平洋，西至青康藏高原，南到中國海，北與俄羅斯相臨，可稱得上地大物博，幅員遼闊。而且有許多不

同的種族、生活方式、宗教信仰、民情風俗等，又因為氣候的差異，而有「南方」與「北方」的分別，大致以「長江」為界，住在以北的是「北方人」，以南的稱作「南方人」。

南方稱得上是「魚米之鄉」，生活富裕。人的氣量比較寬宏，難能可貴的是有寬恕的雅量，有柔和的性格，能吃虧，能禮讓，不會報復那些無理取鬧的人。這就是南方人的「強」，也是一般正人君子所應做到的事。而北方因氣候嚴寒，生活較不易，一般人就養成了堅毅和剛強的個性，有隨時可以作戰的準備，就算不幸戰死也不會有怨恨，這就是北方人的「強」，那些好勇鬥狠的人，就以此為「強」。

那麼孔子認為真正的「強者」是哪些人呢？他說出四種典型，第一種是「和而不流」，第二種是「中立而不倚」，第三種是「國有道不變塞焉」，第四種是「國無道至死不變」。這四種人才是「最強」的人，就讓我們多引幾個例子來深入瞭解：

一、和而不流：外緣和大夥和睦相處，內在卻有自己的獨立見解，不會因外境而隨波逐流，這樣的操守可以用古銅錢來比方，叫作「外圓內方」，孔夫子認為像這樣的人，才可以稱得上是堅強勇武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如表現出「和而不流」，須有相當的勇氣和智慧，要不然是作不到的，舉個例子：人是感情的動物，受個人感情的控制，這是無法避免的實情，但「古聖仙佛」要我們不可被外境轉，還要去轉境。在經文中曾提及「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」一切依循天理良心，連感情的發抒也要中節，不可過之，亦不可不及，但拿捏卻十分不易。

譬如「賭博」是不合法，更不合理的事，不管賭什麼，就算是小小的衛生麻將，只要有金錢或類似對價的輸贏，都是賭。春節期間，賭風最盛，若到親朋好友家拜年，正巧他們在方城之戲，又臨到「三缺一」的局面，他們

邀請湊一腳，礙於情面，若不成人之美，會被罵不夠朋友，這時候，一般人心裏都會這麼想：陪他們玩一下下，應該算不了什麼，再說衛生麻將的賭注都是小兒科，輸贏也沒多少！有了這些藉口，就一屁股坐了下來，如此雖博取了「和」，但卻「流」了，如此的和而流就是「同流合污」，這是不對的行為。況且他們會邀請一起打，想必知道我們也會打，這表示我們早已種了因，若無此因，他們再怎麼拜託，還是不會打，他們也不會來傷這個和氣。

又如開會時大家應作充分表達和溝通，如提出的方案有反對的意見，就應該將不同的看法表達出來，大家同意我們的意見時，相信提案人也會感激我們，如果明知有缺點，甚至不能推行，卻悶在心中不願表達，讓提案含混過關，顯然表面上和大家「和」了，事後卻流蔽叢生，所以說，能夠不隨外境而轉變，能夠作中流砥柱的人著實不多，作得到的就是「和而不流」的強者。

再舉歷史故事說明：「唐高宗想冊立武則天作皇后，但她是太宗的嬪妃，做兒子的想納老子的妾作太太，這實在說不過去，太不合情理了，當初高宗登基時，太宗指定四位顧命大臣來輔佐他，一位是長孫無忌，一位是李勣，一位是于志寧，另一位是褚遂良。高宗便召集這四個人商討國事，李勣先打聽到底要商議何事，就故意請病假不去，其餘三人來到殿前，高宗告訴他們：「武氏已有子，想立她為皇后，你們認為如何？」褚遂良回答道：「皇后出身名門閨秀，先帝為你娶了這個媳婦，臨崩前還握著我的手說，我的好兒子好媳婦，就託你多照顧了，如今皇后又沒出什麼大差錯，怎麼可以隨便把她廢掉。」高宗很不高興，叫他們都回去仔細想想，明天再回答。

（續下期）